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讀

讀莊子七則 焦 竑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為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也。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

先趨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為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物：而觀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擾：之裏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為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為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為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為無為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寔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莫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

得其髓矣然世儒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寔亦思知子
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
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
為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
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為方不必盡出于
師也則為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
為方者歟釋氏之論訓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
佛詈祖為訓恩則皈依讚歎者為倍德矣又孰知夫訶
與詈者為皈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吊嘗非老聃

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莹
即梁惠王也又云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
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
仕楚乃言仲尼之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侍南
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
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
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能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
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

寔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
痴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
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辨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
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
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柱也舍者迎將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
他御冠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

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
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歆文云爭席滿前無復
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冠二篇合而讀
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按列子第二篇首御冠餽漿事
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
因此而有寤耶大抵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
詞格致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元云一曲之才
妄竄奇說如闕奕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
雜十分有三漢書執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彪孟

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併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閔奕游鳧諸篇今不存

莊子崔謨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木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剛者不自為假之履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于不可于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歿登遐三年而形逝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

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壅安排而造化不及眇；不及雄漂滄雄漂滄不及箎笙箎笙乃入于寥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下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穀也其不同者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為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卸之未

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罽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禽獸食牛馬劔戟不能難也故連滴之流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成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于不始生于不生于不生于不存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

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歸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異同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故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連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肢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蚤蚤者面不可射也蟻蝨者身不可

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
秋之分也同利元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
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
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
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必有始又曰
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
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路之歎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
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
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

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
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譔羅勉道者又疑刻
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粗居然
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鑄識
者哉

讀莊顧大韶

女偶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
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我欲以教之其果為聖人乎此語
妙絕常推論之孔子有聖人之才而無以聖人之道告

之者故發憤忘食終日終夜以思直至五十而始知天命顏子有聖人之才而又得遇聖人故未滿三十而入聖域矣

老氏以為自然而自然之故雖老氏不能言也佛氏以為因緣而因緣之始雖佛氏亦不能言也莊子云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即此兩言如兩鬼辨日不可判其是非因緣自然之為辨吾知與天地相終始矣

佛教未行之先其早為前驅者唯莊子而已佛教既行之後其相為表裏者亦唯莊子而已故曰小机者執之

即別大用者通之則同陋者憨山之影響論也乃以三禪判老莊乎是猶本國之輿台而傲隣國之君王也多

見其不知量矣

憨山石
德清

莊子逍遙篇

大小二字是此篇眼目逍遙者見大則心泰也至于魚已無功無名則大之至矣亦逍遙之極矣下文許由藐姑射大瓠諸章亦是說得一大字郭注云夫大小雖殊而放于自然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名當其分逍遙一也此等議論固不謬于莊子之意然首篇則尚未

及此蓋古人立言亦必由淺以之深也讀書者宜平心以味之不必深求

野鳥也至乃今圖南

野馬者馬之在野者也野馬奔則塵埃起故曰以息相吹也天非真有蒼之色但遠而無極故視以為蒼耳處下而平視望馬塵埃或謂之紅塵或謂之黃埃若從九萬里之上視之則亦猶人之視天亦見以為蒼而已此一段不過發明鵬飛之高而議論層波叠浪解者遂誤生支節

大椿

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聞此語者無不以為誕矣然今觀閩中有鉄蕉六十年一開花其開花也必以丁卯年推此而論則椿之八千歲一春秋桃之三千年歲一花寔六合之內焉知必無是事

越人斷髮文身

斷司馬彪本作敦註云敦斷也今吳語以刀斫物曰敦本此

昭文之鼓琴也至載之末年

枝策郭注以枝策假寐為說然但言枝策未見有假寐之意或云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梧琴也愚謂莊子以三子並稱各是一事且昭文與師曠未必同時焉得謂枝策而擊節鼓琴乎竊謂枝分也策籌也枝策謂筭數也昭文精于琴師曠精于數惠施精于辨以至倦而據梧各有所好各有明各自以為有成而寔未始有成也載之末年猶云傳之後世也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日能昭而有所不必昭也德能治而有所不必治也

蓬艾之間日之昭不及焉亦何損於日彼三子亦猶是耳何足介于胸中而不釋然乎若十日並出萬物畢昭則天下之大不祥也汝之德豈能進于日之昭乎此章蓋即察見淵魚者不祥之意其名為弔詭

弔讀為的弔詭者其言似于詭異而寔的當也傳其常情

為使之道不遇傳其常情致君之命而已若巧言偏辭必致于弄巧成拙傳言者殃矣叔向云子員道而

國之言無私亦此意也使葉公知此則何憂何慮何
至朝受命而夕飲冰乎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順之則虎可以馴逆之則馬有時怒順之：法在于
平淡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而已逆之：端起于驕寵
如以筐盛矢以屨盛溺是也知此術者可以見天殺
之人可矣

棹傍

棹傍獨墻棺木也其義與單同不知古人何以不讀

為單而讀作善音

與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射

按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禦寇鄭繻公時人則在子
產後百餘年矣伯昏無人射安得為子產師乎大抵
莊子多寓言不必寔有是事

迷陽

迷陽者當陽光盛時而若迷謂不用其明也卻不前
也曲不直也謂遇事不肯直前也

為天子之諸御至全德之人乎

不束剪不穿耳蓋言童女之未修容者也今人家女子出嫁始為剃面即此意欲為貴人之御必求全形之女若已為人妻者則止于外不得混充役使矣此正貴全形之意

言其無有足者至于丘也

丘高地也凡有足者無不願遊焉如諺所云間要也至人之以德為楮亦間要而已豈真以德為真而勤行之哉

夫藏舟于壑至昧者不知也

藏舟于壑者自謂如藏山于澤之固也孰知或窈負之而走也人之愛其形而欲善我生此藏舟之智耳不知老死之隨其後也若知生老始終無往不善則如藏天下于天下物莫能遷之矣

孟孫才居喪不哀

哀字當作衰若作衰則與上句中心不戚同不得列為三者

有旦宅而無情死

旦宅猶言新宅也自生而死猶昨居舊宅而今且遷

入新宅其情固未嘗死也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紛而封哉一五字是一句以是終三字為一句紛而封哉一者謂萬事雖紛而其封域不出乎一也以是終三字總結食豕如食人以下五句言列子守此學術以終其身也

蒿目而憂世之患

蒿目謂如以蒿薰目而淚為之流也

之八者乃始鬻卷僉囊而亂天下也

鬻卷謂鬻切而卷懷之也僉囊謂傷殘而囊盛之也言割裂性命而于八者之中各珍蔽其一也

意治人之過也至物自化

上文意治人之過也下文意毒哉又下文意心養三個意字皆讀作噫皆一字為句皆誤詞也鴻濛已極論嘆治人之過矣而雲將曰吾奈何是其志終在于治人也故鴻濛又嘆曰毒哉僊々乎歸矣如俗云快活々回去罷言不必問也雲將終頭聞一言鴻濛乃又嘆曰心養心養者言心不可不養也汝徒處無

為而民自化云：數語養心之法也

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

有族有祖言有眾必必有君也可以為眾父而不可

以為眾父言可以為一方之君而不可以為為萬方之

君也謂齧缺才德狹小不可以配天也

鳥行而無彰

猶言空中鳥跡也

三患莫至

三患謂老病死也一說即佛法所云三小灾刀兵飢

饑疾疫也

厲之人

厲人恐其子之似己有美惡之見也孰知美惡之無

分犧尊滄斷之均為失信哉

苟有其寔與之名至有服

苟有其寔而不受其名則再受其殃矣苟無其寔而

受其名又何害焉呼牛呼馬任之而已服：從也言

不與人爭辨也吾之服從人蓋常：如此吾雖服人

而未嘗自多其服也有服與書經有其善喪厥善有

字同義

天下大亂駭至言哉

婦字當是歸字之誤而今乎歸四字為句言大亂之本始于舜禹而今日乃其歸結也女讀作汝何言哉四字為句

弟而兄啼

有弟而兄啼謂母復懷妊而先生之子飲其乳則成病也醫家謂之繼病此亦物化自然之理遙而不悶撥而不跂

撥謂撥拾之頃言暫也猶言俯仰之間也何貴何賤至參差

反衍謂反覆而續衍也既曰反覆則上者有時在下下者有時在上何貴賤之可定乎若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窘澁難行矣謝施謂代謝而施用也既曰代謝則從無而有從有而無何少多之可定乎若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齟齬不合矣

俄而柳生于左肘

柳字當作瘤

舜之將死真冷禹曰

冷字當是令字之訛真令猶言寔語也

夫子之問也至愈况

此一段從來讀者皆以固不及質為一句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也為一句所以為之解者皆迂曲不通予玩其文勢當以固不及質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也十四字共為一句質正即周禮所謂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者獲即質正之名也監市猶監門市吏之賤者也履寔也履豨估豨價也每下謂先問

其首而漸及于尻也况喻也曉也設市有賣猪者就質正評其價質正必問于監市監市則履猪首以至於尻舉其肥瘠則猪價曉然矣使問其首而不及其尻則猪之價未曉也猪之首尻有異而不可謂尻之非猪也道之上下有異而不可謂下之非道也質正之問知尻之為猪而夫子之問不知屎溺之為道因曰不及也

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朱當作楚自謙其名也

券內者至魁然

承上言畏鬼責者以內為券者也畏人非者以外為券者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其修潛也券外者志于期費：用也言期于用盡之也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言常：如此而自有光耀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志于期費者謂賈人也言如賈人之居貨期于盡販賣而後已豈有所深藏而不出哉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跂謂跂足言時之暫也人見其暫時外飾似乎魁然豈能久哉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與物窮者窮盡也盡心以為人則物自入而就其度內矣與物且者且聊且也本無為入之心而聊且以應人則人豈為其所容哉上段言自修此段言與物搃之各有誠偽之分也

滅而有寔鬼之一也

滅而有寔謂形雖滅而精神不散猶言死而不亡也鬼之一字與左傳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一字周義臘者之有脆肢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于寢廟又

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散棄去也腕肢非牲體之所貴然而不可棄去也當

其腕肢之時則牲體之是又移于腕肢矣偃非寢廟

之所貴然當其適偃之時則寢廟之是又移于偃矣

偃周禮作區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惧遺死生也

郭云別者形踐不復以奸醜在懷故移而去之愚謂

訓介為別古無此訓且別者之醜在足不在面何所

嫌而移畫哉介字當作姤姤也婦之妬者并圖畫之

美人而移去之意謂無好醜之相形可以外非譽矣

而寔不能外非譽也以不能忘己之醜也胥靡輕死

故登高而不惧意謂可以遺死生也以其不能忘胥

靡也

君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魚徒驥于錨壇之宮

麗譙華美之譙樓也喻日錨壇齋宮也喻心

齊人躅子于宋者至怨也

躅躅躅而行不便利之貌想當時方言謂人不伶俐

不儇巧者名之曰躅子猶今人言斫子也齊人有一

欽子居於宋者每事顛倒如下所云也命名也完如漢書當髡者完為城旦春之完周禮墨者使守門完者使積則閹者之完亦常法也完雖不髡鉗亦必其童服形狀與奴隸同有異乎良人者今此欽子其名為人閹者而其狀不同于奴隸其顛倒一矣鉗鐘必有紐襍求者挈之而走可也何用束縛其顛倒二矣唐逃亡也佛書云功不唐捐唐子逃亡之子也求逃亡之子而不出域與不求何異其顛倒三矣有遺類矣猶言不知類也齊之欽子如此楚人又有一欽子

寄居而閹者于夜半無人之時獨上人舡舟人拒之遂與之聞未始離于岑言足不離高岸蓋為舟人所拒終不能上舡適以造怨而已楚之欽子又如此皆自信其愚不可理論五子之辨何以異是哉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

此一段自郭注而下從來解者皆牽合不通惟焦氏老莊翼載徐士彰解云三得其三為之自相應呼如此看度乎可通可謂獨得其解矣今請因而詳說之司御隨成兩見三者皆官號也門尹登恒羸法仲尼

皆人名也司御者相國之稱也相國之御百官猶御者之六馬故曰司御也門尹登恒即伊尹也從師而不圖所謂學馬而後臣之尊賢則不惑也隨成者隨成而案之蓋後世攷功之職也為之司其名則賢否黜陟各當其所矣之人之名曰羸法蓋羸其姓法其名也按史記秦本史紀大費之孫曰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以伐桀殆即所謂羸法歟兩見猶云明四目達四聰蓋盡其思慮以廣主之聰明也仲尼之字當是虺字之訛商書所謂仲虺之誥是也為之傳之

與伊尹俱為湯傳也

欲惡去就至則始

橋：梁也橋梁之為物以漸而高以漸而下凡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皆象于此人之欲惡去就亦然今市人有上橋行市下橋行市之說曰橋起曰橋運皆此意也下文窮則反終則始正所謂橋運也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

莫為或使皆一曲之詞非大道之論也佛經云非因非緣非自然性論至于是則言默俱非干聖同堂亦

無所措其喙矣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
非默議其有極

莫知其所終至有鬼耶

命性靈也人之生也捨生趣生無有終窮豈可謂無
性靈耶然此性靈從何而來雖極力推原亦莫知其
所自始也又豈可謂有性靈耶應報應也福善禍淫
有其感必有其應豈可謂無鬼神耶然善有時未
必福惡有時未必禍又有不相應之時又豈可謂
無鬼神耶此二義與前莫為或使一義皆甚深微

妙之理雖聖人有所不知者此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于孤竹一段

觀此一段則伯夷歸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沒見周德
之衰遂去而餓死也孟子謂就養于西伯蓋亦論之
未詳與

今夫世人至與俗化世

言世人但見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而彼獨富
貴焉則以為絕俗過世之士矣是其胸中無主意無
正見以遠覽古今知是非之分也惟與俗俱化為世

俗之人而已蓋所見者近則不知貧富之外別有是非也

惓惓之疾至不監于心

此承上論長生安骸樂意之道不亦遠乎而言監視也猶覺知也言但知有富則惓惓恬愉不覺其孰安而孰危矣惡在其為安骸乎休惕歡欣不覺其孰善而孰憂矣烏在其為樂竟乎下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則安在其為長生乎

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至寔矣

不曰弟而曰子恨父之詞也蓋胡嘗視其良猶言胡不看他好處也已為秋柏之寔矣言弟已成材皆吾教誨之力也

一命而呂鉅

呂呂尚太公也鉅大也呂鉅言自視如太公之尊大也

窮有八極三句

八者俱過人人之所忌也故必窮三者俱不若人人之所憐也故必達此皆理之自然如形之有六府也

讀遵巖先生集 蔣德璟

歐陽公識蘇子瞻置第二子瞻推重歐公不啻口吾鄉
王道思先生識李于鱗先生置第一而于鱗訛毀亦不
啻口論者以此定二人優劣非也使于鱗之文果勝道
思如子瞻出永叔一頭地即毀之於師見薄而于文亦
公猶未為過今舉世厭于鱗文即元美奉之最恭而晚
年已有異議大約如史漢語輔以贅牙而已非真史漢
也即元美弋獵五車于今故亡所不綜辨史才高而六
經之學似亦憫之故學元美者入門甚便去古彌遠道

思先生嘗云學馬莫如歐學班莫如曾吾正是學馬班
豈學歐曾哉第其所學非今人所謂學今人何嘗學馬
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史漢餘皆舉子對策與寫
東寒溫之套而曰學班馬亦可笑也此語直為七子傳
神然元美淵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予嘗私論
明文以金華北地晉江太倉為四大家而為晉江者非
沈酣經術釀深力厚獨立間架未易下手政恐逗入策
套寒溫蹊徑耳若于鱗不足論也

讀鄙善長注水經 沈懋孝

水經者漢人索欽作藝文志缺弗收隋經籍志始有兩水經一本三卷是郭璞注一本四十卷是酈善長注善長者道元字也宋椹文椹目不言撰人為誰新唐志始謂是索欽作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稱塗暉授河南索欽君長晁氏讀書志亦謂欽是成帝時人然其書所稱水名或襍東漢後魏以下語意者欽本漢人及郭酈二氏為之注因而附益之者耳璞晉人道元後魏人注中之文時與本經相錯世遠傳訛往有之不足深辨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

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常山真定之名爾雅作于周公而稱張仲蒼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附益語非其本文大都水經為索欽作無疑久之正文與注語相淆則欽之所作本文亦聲襍多矣謂盡不出于欽可乎通典謂郭注多踈畧久已不得酈注四十卷尚完時有錯簡蔡正甫氏作補正三卷亦不傳今所存則酈注舊本而已夫天地間惟水之道為多大川相間小川相屬郡縣州道瓜列碁布因水為名地理書始于禹貢分州主山川定經界蓋以山川之形千

古不易而州縣之設更革靡常故兗州可移濟河之兗能移乎梁州可遷華陽黑水之梁可遷乎此禹貢所以為萬世經也後之史家主于州縣以為書及州縣代更其書因不可徵故九州之壤大都以山川為記酈氏所傳之水經郭氏所傳之山海經豈非皆天壤間瑋寶攷是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沿路所經行纏絡枝煩條貫丰夥搜渠訪瀆靡有漏遺摭其概而攬之九州可運之掌矣夫水生太乙樞河漢之上沁瀘八埏

與元氣俱流猶之乎十二經脉行于氣血中為三百節之絡緯其間有源有歸有分有并有出有入有巨有細有顯有微井、繩、出乎固然自有天地已不可紊非知道者孰識之禹益神聖規天條地知水之故得水之情後世水衡之官失所守金管線字無其傳甚哉乎水之為利害焉近者分黃入海漕如故分淮入江漕又如故費水衡錢鉅萬、無掇于一朝之緩急故夫裁成輔相之道自古少經綸之手亦少信傳之書難言哉難言哉

覽程伯淳定性書示同學一首 沈懋孝

昔張子厚先生自言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如何
程伯淳先生答曰所謂定性者非去外物而顧主一定
之謂動亦定靜亦定澄然外內之兩忘焉吾性中一辭
萬物惡乎有內外哉若是內非外惡動取靜是返鑑而
索炤于冥々也愈不定矣近世倫彥式問于王伯安先
生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之何伯安先生
答曰唯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惧其易動此所以處事
而多悔也心無動靜々者以言其辭耳別求靜根是統

其辭也動者以言其用耳惧其易動是廢其用也夫循
理之未靜即酬酢萬變主者未嘗動從欲之謂動即槁
心枯坐方寸多不得寧焉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
心非靜也斯與伯淳先生定性之指又得一大揚吐矣
易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孔子贊
之曰艮其背止其所也北辰居所在太乙之次萬象得
其紐焉見性者見此則止矣止則內無泡幼之心外無
紛縻之人並是大定中客景耳所以能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天樞在握萬象共隨鬼々朗々謂之宇定天光乃

止之道所以光明乎伯淳伯安二先生之論皆祖述孔子贊良之義可謂盡之矣以余論之人生而靜自有主宰唯思識紛起一暫不寧其寔道心天籟何嘗少動萬形自來往鏡光不曾移故云聖人主靜立人極不隨其波獨返其原無思無為一中之紐亡少遷易故謂之允執厥中若此云定者皆指真性嘗體言之非動靜而鏡之分也人日用自雞鳴後接于旦晝所交之人所感之事皆錯來變景日：新異人止方寸俯仰酬之不得停於利害安危分毫便成濤海非養之有定力持之有

定衡何以能百感百定故學者必從淡泊寧靜中練出一片空明妙昧乃可應天下而不失其柄若此云定者是指我輩素日治心養氣蒲團上一段大功力言之非極靜不可也宇宙大矣世變日以移人生其間如舟帆出洋汎：乎行之甚危住之無所收之浩無涯非出頭向大苦海中鍊其行徑何能當事不動故象山先生又有在人情事变上鍊心之說比于日月運行不差秒刻風雲飄鼓不碍太空然後動靜如一心事一貫乃謂之真靜耳若此云定者是又慮學人耽靜忽動反為世波

所蕩故從其動處指其定處言之也人若能返思
切洞明此心定頓住札之所渾然與無極之先為一家
將天下萬事萬物道眼曠觀色：員妙誰得動吾之中
者先掃其私利嗜慾之根從不欲不為不顧不取上牢
立脚跟錚：似石又掃其好名于世浮動之根從不言
不動不喜不愠不忻不厭上勘破澹如嚼蠟一般然後
工夫日：入微退藏于心髓密嚴之國精神凝固義味
清恬天宇廓微獨行洒：而天下歸誠焉此乃定性之
歸宿處也心之精微口不能既或者搯其一二焉記得

嘉靖中胡柏泉先生為太宰默示同學疏定性解會講
分作四層看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
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事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
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
吾人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
人希君子君不希聖：人達天其實廓然二字足以盡
兩忘之學脈矣是日也天下計吏在京師者十五路文
學諸賢與計吏偕來者及京朝官與四方岩藪有志之
士咸會于象所約五千餘人分五日圍听莫不飽沃斯

義近溪羅先生天台耿先生都峯周先生龍灣徐先生
並參講席馬會中大衆其根器有宏細學力有淺深見
解有偏圓何必盡同此四說者足以盡收之教門之大
又如此

雪後與諸文學諷文賦

戊辰春仲雪泐旬新霽塔頭玉蘭一章綴花吐萼一
百二十五枚諸文學集小齋者喜甚此世界者何異
瓊樓玉樹間而案前有士衡文賦因與哦而論之吐
一二清言用消茗篆云尔

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

余宿日觀峯上夜半起視扶桑出日沉：在九淵下
芒彩新發倒射層霄遙見海面諸島不知若個是蓬
壺閩風耶正如萬鵠游長天點：作鎔金觀噫夫乃
文來神來之致耶

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

欲從千里頭上過須讀人間未見書見：聞：殊甚
穢人教有別傳詩有別能帳中故當有殊寶

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乎未振

宗子相云天地歲々新日々新今日烟雲化矣來朝別自生非以殘烟剝雨為來朝雲雨也今歲草木化矣來春別自生非以枯枝敗梗為來春花草也抱景者咸扣懷響者畢彈

文之道不踰數色二種妙景清音凡在手頭口頭者盡鼓出之數長而甚遠

課虛無以責有扣寂寞而求音

天下至妙其來無象死可尋求處定有異物在中間人以深心奉之宛宛自來善為文者從無出有謂

之妙有瞑思良久忽從海底出如向雲中墜故云游魚銜鈎出重淵之深翰鳥嬰繳墜層雲之峻至宝在高深何必作萬丈梯航哉鈎繳之妙一絲而已言恢之而弥廣思按之而弥深

五色淨絲獨繭所造千瓣仙桃一核所吐雖離方而遯圓期穷形而盡相

一下金剛杵擊碎瑠璃瓶不如此神光不透去皮相以出精髓乃所以盡諸相耳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藥物之根莖各用亭榭之獨樹搖風双用之反不佳

故涇渭分而秦關壯河淮合而孔道埋過秦論太史

公年表只用一句收回自勝

綴下里于白雪吾以濟夫所偉

徒悅目而偶俗故聲高而曲下

用之當芻蕘可以襄廟謨用之不當毛施不堪充

下陳

雖濬發于巧心或受嗤于拙目

音寔難知寔難逢當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恒遺恨以終篇豈盈懷以自足

知文之樂知文之苦吾伏膺于此言

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通塞之所由

當有佳撰鬼神相之非盡心思所造

沈子曰士衡言非知之難能之者難目可鑒別口

善雌黃皆去真能尚遠嗚乎難哉自秦漢前人立

一家便成千古班曹下鏤精刻骨乃始有論文之

說如文賦者自是文家一段精工語可與吾党英

髦共論之耳知道之言抑不盡此異日者倘再商
之

讀黃帝素問趙玉

予讀黃帝內經素問愛其文雅義該竊獨疑其非黃岐
舊文盖有三焉一曰名物之疑夫上古聖人作物適用
立名便稱匪物曷名匪名曷稱素問所引多堯舜時事
黃岐雖聖何由前知如飲酒燔炭歌血九州之類是也
二者音韻之疑周公衆易孔子刪詩其間韻語多用叶
聲是書遠在二經之前反用沈約顧楚王江左之音如

生榮平明葺光張章之類是也三曰字畫之疑許叔重
上取六經旁搜百氏著說文解字不應獨遺此書顧其
字乃出叔重之後如痲疔痛餅齡頰版衄髑髁之類是
也於乎歷年既久豈無舛訛存義設疑以俟來哲至于
法攝養以保身窮病態以惠民察運氣以燭理辨陰陽
以候時明智君子亦有所取也夫滌三才之原探萬物
之本要非聖賢詎能有作夏禹疑冰凡夫非聖罪我者
其以是歟

讀二谷先生詩文集夏鯨

僕垂髫受讀經史百家竊嚮旨之擬趨馳三四年當
追古人未軌即不迨不違里也駸：四十年瞠後將伯
引予而莫之顧臺：躋涉于茲望洋瞻嶽浩：乎魏：
乎吾及其半已乎將半莫之及邪僥不端沒勉：捫危
厯空坐閭風顛俯大瀛海環帝下都庶幾少慙懣吾志嘗
語妄推者曰謂吾載籍中識之幾十數字吾无讓焉將
名我讀書人愚敢哉比有學者方據案白讀離牘口占
輒自號讀書辟之陟階數級闕首檐端曰予天上人也
不乃良可笑哉茲讀二谷先生詩文集畏而脅息作而

壯嘆大荒中有先生焉始可謂讀書人也已矣先生詩
文悉祖三百篇三百篇至矣試畧其音准佗經誦之其
詞亦為六經剽竊師之而未之能先生得之颯矣超忽
坐閭風巔余予瞻之其天人也邪先生嘗與僕有眾弋
之獲乃自忘其以六合為樊洿魚鳥何之耶即眾弋之
獲幾何良賈虛无肩墻闕室先生與僕之謂矣盱尋見
丈盱丈見常戚施之目莫見嵩梁榮洛五尺之童指秦
華而相謂曰其高並我先生光射于詩文具瞻于時髦
者其洛西之華山也乎後學夏鯨附塵末冊

讀汲冢周書郭 集

古書自云籍外傳者蓋眇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周書七十篇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家得之所言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故曰汲冢周書云予披閱之就中時有格語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度：小夫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大明武篇曰其維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曰汝無以小謀改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

王室而莫卹于外尚以時中又萬國芮良夫篇曰民歸于德：則民戴否則民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其危哉王珮篇曰王者所珮在德：在利民不過在敬施予在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至哉斯數言者即壁中書奚加焉謚法解則周公之所制時訓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傳于鳥獸草木之名史記鮮明于治亂興亡之迹卓有可觀他篇蓋多誇詡詭譎如利維生痛：維生哀：維生禮禮維生義：維生仁則非文王之謨也射之三發擊之輕呂

斬之黃鉞懸之太白則非武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
三極則非周公之訓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
冬寒其衣服則非司馬之法也世俘解言凡憇國九十
有九馘魔億十有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
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于此也官人解言設之
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
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
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行之詐不深于此也又奚謬鑿
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逸士之手然閱其云

勇智上不登于明堂則晉狼曠稱之綿：不絕蔓：柰
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鴻滿
野則史遷周紀述之其書蓋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
之野史與未可知也謂為周之譜誓號令經孔子刪定
之餘則吾不敢信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四

問荅甲

雜體

葬書問對

趙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数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

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于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于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

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于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功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竒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于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于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

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莖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來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為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精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揚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

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于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于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銳者吾知其

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圓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銘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網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

閩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利定其書置是語于雜篇之首蓋常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闕于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去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数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机合變不係于方其本如此問者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即將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四 四
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
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
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範圍大
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于人也夫
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
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
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
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
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于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

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叅合而傳會
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
益加巧密故遂行于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
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班按圖索驥者多失于驪黃
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
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
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
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陰所生者固
在其術中矣何乃于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

是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陰者氣机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矣師常鮮遇而遇真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于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

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盖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昌盛而不知所自來于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于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一則獲罪于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于壑盖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

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君子之澤未嘗有加于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于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美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寔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于天者又

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于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鬼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不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厯祈天永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容心則庶乎不悖于性

命之常而無憾于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摠、生、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揚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

下法不足以閔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独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溪伏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原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于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譬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覆于一坏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為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于本草然藥餌得失見于目前而葬地吉凶每

存于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葵書問對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將以寔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

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

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哉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

符坐皋比者泱泱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

峨大冠拖長身者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

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法繁不知理吏姦而不知禁坐

縻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飲肥

鮮者孰不巍乎可畏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

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

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

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

愁鬼言

歲次亥枵律中林鐘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
 黷隳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憚筋嬾肉緩體倦志飭
 形神枯瘁精氣消燥頽乎岸塌澆爾水泐口不能言心
 意迷惑敗敗泯泯君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
 賈生曰異哉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沒
 淫淫倏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跡吐之不出下之不
 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

之室乎龍門子怪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徃來月色
 黯黯淒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率率恍若有物入自壁
 隙閃閃魘魘唏唏媵媵肸肸焮焮若滅而沒如有形質
 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吳蒼賦形至靈
 維人游魂為變婦鬼伸神女其神即將德是禋廟貌血
 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自至蹈穢
 褻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
 女神曷寄寘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憎
 于人也于是其物蟻蟻而前跽跽而却睢盱舔舐載蹠

載蹻呻吟嘆惜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漬之野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以為居廬雪霜凌冽無以為衣裳恒噎、以儻、忤、其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噓憂為陣當之者蒙、中之者暈、巫陽見而哀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命巫陽賜吾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連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

異志女不可投赴、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癩、疔、載柔載纖猗旒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膩喑鳴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間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廬厯相羣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嘻嘻步履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于身軀諦所尚之鑿枘知不可以與俱于是遂廵却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警效委霍呶呻嘆緩憊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為華髮半禿發言遲滯舉

趾局促頽乎若將覆之墻瘠乎若不食之鵠面感薰馥
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瘴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生也
于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甯霖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
于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
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
劍擊之其鬼黝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歌作大齋以
投之岑峯先生汁然汗出妯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
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之去體也

土偶對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
料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葳然而蛇虺蟠乎
中有屋烏仆而不支有像烏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
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
旱必禱海賈沂濤往來者必禱神皆荅之如響百穀歲
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
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
而日有事于是者磨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
能禍福于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

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于神廟之旁有介而弁者見于夢曰吾既辱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邑、有令大而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于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降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寮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復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假丹青之飾而託乎

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惧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張、烏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于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地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实也昭、者或愚故、盛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称于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頡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而語將獻諸上惧執政者之不

悅也故尼

補余氏潮汐對

童軒

古人之論潮汐者非一或言氣之升降或言地之喘息或謂神馱出入或謂地勢浮沉臆說紛紜訖無定論惟唐人盧肇嘗著海潮一賦以謂潮之往來舉係于日世頗以為近理至宋儒余氏道安獨覺其非其言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月之所臨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係于月不係于日何以知其然哉夫朔望前後月行

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非謂遠于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皆不盡非謂近于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数也余氏此論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近時史氏伯濬則又訊其失曰所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亦盧氏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出之處不知去海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

乎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于月則不可
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漲大則又歸之氣數然後知水
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何則為潮朔
望則大兩弦則小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及
漲豈亦係于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雖然史氏之言辯
則辨矣然皆泥其迹而不察其理知其非而不信其是
予于是慨夫余氏不能起而為之對也且月為陰象水
為陰物陰類既間宜必有相感相從之理是故方諸取
水于月陽燧取火于日其與月之于海又孰為遠且近

哉然取水而水盈取火而火灼者亦以其氣類之相感
耳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
龍風從虎曰應曰求曰從曰就言雖殊而理則一由是
論之謂之後可也謂之應亦可也又奚必疑于從之與
應乎此予謂史氏泥其迹而不察其理也至若春秋之
中而潮勢極大者蓋二月為卯之支辰為兔世謂月
中有兔兔之生必望月理或然也五行家又謂癸水生
于卯非以陽中之月母旺而子生乎卯為晝時故春分
之晝潮必異于他時也八月為酉之支元屬金月本

金象故其色白而体虧盈又若可從革者理所同也五行家亦謂金能生水非以陰中之月金旺而水生乎酉為夜時故秋分之夜潮必盛于他月也此予謂史氏如其非而不信其是也大抵地之有海犹人身之有脉也海有潮汐猶脉之有息數也潮之生必從乎月犹脉之動必属于肺肺于五行屬金潮必盛于五行之中脉必表于春秋之候論至于是則潮之從月與天盛于卯酉之月者天人之理一也

名寔對

或為余言今之為親銘墓者率求當代顯人以諸石譔文者曰某公也篆蓋者曰某卿也書丹者曰某大夫也若此者將以邀重于世吾寔愧其所為也予曰何為愧之曰吾愧其名存而寔亡也公不能譔則假能者譔之卿不能篆則假能者篆之至于書丹亦然此吾所以有愧于彼也予也不然古今曰能文者或有他故而不服以為則轉屬能者以代此載于先儒文集中徃有之不几于銘墓之似乎或曰彼之代者非其人之不能也不暇為也今之銘墓者沽名以邀重非其人之不能也

予曰子之言是也而其人之心亦有取爾也彼其所以邀重于世者非以為親之榮乎今之所以名存而寔亡者又豈止于是乎姑即其最著者而論之夫舉于鄉升于春官而進于天子之廷者所謂薦賢也古之賢才出于鄉舉里選必曰賓興策名賢書貢之天府必加拜受今也不然士之試于有司者圍棘以守之褫衣以索之監門巡緝以何呵禁之而其嚴閑密固若防寇賊奸宄然者此豈復有薦賢之禮哉然賢者亦階是以出而不計其名存實亡者蓋以濟時行道為急也苟以濟時行道為

急固將取其大而畧其細也不賢者將由是媒利祿以活妻子不亦名實之俱亡乎彼名存而實亡者人或不為也然名寔之俱亡者賢者乃為之吾不知也因而為之對

貴荅

謝員

洪武己巳之秋予隸兵籍都城艮維之姚坊門廼九月八日與其儕輸作公晨自龍江之次舁巨木抵門乃歸則寘擔緯牖下治蔬食、畢仍以日之餘力銷蠹肪乎缸旋以讀書比夜漏下二十刻許罷極而睡夢一神人

報如其形歟如其聲瞋色盛氣指予謂曰吾寧女讐也
 耶何今日毒我之力也予矍然問曰子謂誰為毒也其
 神曰女終日毒我不識也耶我托形汝面屋中嶽下山
 林間我口神丹朱也汝顧諉以不識非妄甚歟予仇黜
 良久徐謂之曰子神而尸予口予其思子是毒乎今子
 謂予毒予反而不得也敢問毒何謂若口神曰若欲言
 若毒也耶汝他日固恒毒我而莫甚今日請為子數之
 啟明在地翰音未呼蓐而食飯糲蔬糲畧弗下咽子強
 致吾子之毒我一也出側徒旅僂然就途或驕而歌或

悲而吁願撼莫合息室罔紆子之毒我二也眾其舉任
 子肩非勝眾呼倡子邪許以讐奄、綴息叩、聯声子
 之毒我三也弛擔作肆我謂稍間號跳以慟於邑而歎
 奚体之勞而予之煩子之毒我四也往復三舍繇所踵
 昏偃投圭算浙炊是親復飲食予犹昔所云舍此四毒
 庶夜而訴若之何比暮而犹予勤也膏膩弗輝目眇弗
 舒擁鄰據几復書于劬兀、死、伊、吾、使吾属羅
 于虎賁正輪之徒舉額、為而搖焯、為而敲燂、為
 而焦吾苟非子讐何子毒吾之饒邪吾見托形于他人

之面者食前方丈已飲羶薌左絲右竹已饅宮商代言
敷奏已宣辭章屈則漱乳覲則含香液津流潤輔膺生
光此固富貴者為然。至托于貧賤者視我犹愈也彼
歌則不哭勞則不讀乞匄孟災亦饜膏馥獨我不幸而
為子所毒也予復之曰子之言予是乎吾愚真有毒于
子也言苟止是則子之托形于吾乃大幸也而非有毒
也吾語子大幸設子不幸託形于便佞之人截。善論
營。忒伎如簧覆邦危机生厲則人將惡子而目子為
利矣設子不幸託形于乱世之人卷智囊括束辨騰緘

下禍之端上謫之監則人將戒子而謂子為箝矣設子
又不幸托形于深中之人鬼域幻詐率狙與狼譎謀以
秘害乃昭發則人將冀子之滅而併軀之馘矣其或傷
于辯而捐羅于悖于詈而拔正輪怙于不順而斧虎賁
是皆若辱之不幸者其毒若此而子不聞乎今吾之處
子也食必正茹必壽哇不義謝嗟來是自子而入者無
違而子可無龕糲之辭矣道法言頌雅詩禁蹠妄屏支
離是自子而出者咸宜而子可無劬書之訊矣美味雖不
足犹暮盥而朝齋有言雖不信犹正理而達辭用能守子

如瓶而善千里之樞机此數者皆子之大幸願謂予毒子何是非之背馳歟若夫勞而歌其事哭而宣其悲呼以相其力吁以洩息其思是皆人情之常吾不虞子之栖栖也于是口神面心內顧禁不得語慙謝而去予亦遂寤則趣趣五鼓而自公名之者在戶矣亟召墨卿錄其所臆秉檐與絳復趨厥後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問答乙

雜體

雀鷓對 張治道

太微子西園兀坐見鷓逐雀欲捕而食之雀惧縮如蝟投叢林中鷓往回搏擊雀自林中投下鷓亦側身下擊之得雀擒而未食令左右捕鷓並得之擲雀地上雀悽悽喘息于是縛鷓責之曰汝獨惡鳥也雀何罪焉而汝

擊殺之將令左右撲殺鷄、張喙瞪目口不能言而對之以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造化以陰陽為權氣有陰陽則質有剛柔質有剛柔則性有善惡善者弗論惡者可言鳥則鷹鷂鵠隼獸則虎豹狼豺皆以搏擊為性啖噬畜心我形雖微厥類同性、以役形、以成性自忘其毒不知其惡而子責我以死則子惑矣蓋上帝不仁賦我以性生我以形喙短而利爪鉅而鈎目擘而疾翮矯而健有此數者舍雀何加為捕雀而食是蓋天性也使我喙如鵝鴨爪如鶴鶴甘如帝江翼如翟雉則將潛

形隱性之不暇矣又安能擊雀哉今聽子言將吾拳其爪閉其喙斂其翼瞑其目見雀而避則我將餓而死矣子徒知雀無罪而遭噬而不知我無罪而遭死則我與雀何擇焉且我食雀性也日食三四雀而飽飽則擇木而栖以待飢雀食虫性也日不知食幾萬虫而犹吮墻喙壁以尋雖萬虫不能飽一飢亦貪矣而子憐之則虫與雀又何擇焉子徒知我食雀之為毒而不知雀食虫之為害我類尚少雀類惟多天下不知幾萬雀日食不知幾萬虫也子徒知一雀之可憐而不知衆虫之可恤也

子徒之一鷄之可殺而不知衆雀之尤可殺也子能訴之上帝變陰陽之權奪剛柔之性生虫而不生知雀生雀而不生鷄推而至于萬物善者存惡者除擊者潛身而受擊者安体俾天下之物居之于各遂其生各安其性而不相賊害其為仁也豈不大哉子不能禁上帝之不生而乃尤物類之相養余故曰子之心感矣太微子俯而思仰而嘆輟馬而笑令解鷄之縛而縱之去鷄驤首而謝昂然舉飄然逝矣

馬對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郢子亦有霜露之疾二子共巷而處郁郢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邪于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為使徃遺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于主而後交為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郢子遂及墮馬事郁郢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郢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白二者既

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喪何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歲絡挾脰噬腦抉眚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子聞之警懼無人色咕咕語曰奈何先生幸以教之郁郢子曰昔者伯樂善相馬于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于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覽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而暇于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較

良惡墮且滋甚秦子于是蹶然笑曰闕哉談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非其良也郁郢子不荅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物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急厥力是謂戕地材物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俦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

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于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繡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啮齧思效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廐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弗愛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不願衣文繡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秦子出郁郢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郢子疾亦愈秦子客久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教于

楚下邑郁郢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墮馬之說乎子之不為天下知亦久矣奈何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神難 王廷陳

予獄既久請于神曰蓋聞洞舛者靈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不折妖体必離亂魄見禡敬秉每迷故刺聖之刃必斷毒賢之鳩必覆掩正之網必裂墮良之穿必夷是神職也予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肢憤志恍兮忽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懟妍修夫短詈東家之宴西隣怨詛是故握珠懷珍而贅瓦礫彼有跛鼈稱之馱驪隣姬

之瞽而曰是則明眸汝也蒙垢在伊讓其不潔彼髮不
括若已蓬首是瞽隣姬明跛鼈而擲瓦礫也汝奚無罪
予曰天之畀子厥鑑湛々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予豈敢
予不知罪二難曰批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腹者瘠依
言勢忌失也虎豹違山見威于犬悍夫不戒或孺襲焉
鷲折其翼而鳶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
陵趨壑誨擠者也去重即輕勗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
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
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耻若疾掩耳冒詈貪主

人之利而憚進苦劑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虎搏鄰
牛操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邱若見者弗禁
有在野也讐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故攘隣之
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奪肥乎大嚼
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身賈戾夫存鄰
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斃而毀虞羅遭虞之疾是眩
者為也汝奚無罪予曰梟搏雞雛其母奮翅知不能庇
愛不已也夫聞啼助戮良所弗忍予不知罪四難曰衆
直頌行不勝單佞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黠夫伸舌患口

是屈故堅幹不伐決漲不遏鑠熇不撲族族不解奔颯
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推而孱士之庇汝奚無
罪予曰吾寧吾步之蹶誠不能使勁者之肉孱也且粟
惡以求立也德強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
曰不拔之道存乎托也象植其援以備攻也王屋之鳥
弋人弗射皇圃之兔獵子不逐集瓚之蠅忍而弗擲若
本之條引手莫牽葦莖生陛弗剪弗踐其附然也故陽
區無凍蟲仁壤無稿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膚托
而子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健夫終日立不倚不

僵衆恃而不休罪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
知其名手握雷電奔轟閃耀旭旻倏忽殊態改視偃倮
而趨償以最考唯：將事是為豐績罄折之腰壽其文
組如醴之脯願祿是求故勁項者辱剛膝者斥毅面者
黜符中者完既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焰是天下之
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之僭
茲構之由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息
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

因對周怡

七言詩

七言詩

七言詩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卧有桎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而敢辱怨乎曰君罪之也而敢怨然則樂乎周子感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卧有桎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知檢夫是之謂安客曰不然也子之所云禮樂也子之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為禮樂非繆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

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由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

客問 郝敬

郝子有疾客問之主人批牀而歎曰衰病殘喘尸居餘氣如此藐孤何孤伏于肘腋潛在淵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可若何客譬余曰無稽之言弗聽無徵之事弗信子其安之主人蹶然而起曰豺狼嗥矣何為無稽機穽成矣何為無徵請為子誦之故副憲胡幼泉公者吾先君世好也副憲子士本死無嗣其弟士美收兄財產

以己子繼之此天理之人情也諸胡群起而爭以書告國人牽帥吾家為比曰郝仲輿二子死不為嗣以有父在自有待也此言何為者邪夫余之不為吾子置後久矣吾誰待乎吾待人乎人待吾乎尔家託繼爭產與余風馬牛不相及而妄相株累誰為此謀聞諸道路吾家有不才子從臾之也諺所謂打鴨驚鴛鴦今日之包藏甚巧依樣畫葫蘆他日之陰謀已兆余未之信也雖然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果若人言吾事烏可與胡事比論也尔既曰郝氏有父在也夫有父在則子之後皆父後也

父之後父自定之吾之家事吾自主之吾不為二子置後者吾二子可以勿後也蓋子者嗣也子先父死不能後父即不成為子既不成為人子又焉成為人父故子不能後父者父可勿問之矣而子雖死子季在也有季在是吾後也吾既有後其不成為吾後者可勿問之矣他日季多子欲為兄後之之可也無多子兄之祀弟主之可也但使吾祀不乏殤子之無後者可無問之矣此吾本意告諸先祖禰曉諸家衆鄉黨朋友國人皆知吾意今已八年矣一旦引他人事曰自有待也不知所謂自

者何自乎家有父猶國有君也父不能令而待誰令乎彼所謂待、吾死也吾死將引胡事為成案以圖篡立心險而謀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客曰兩子之不置後聞其旨矣說者比之胡事其情形事理將無同與可否願聞其詳主人曰立後之說古人謂有國有天下有人民社稷宗廟者委曲付託計耳若士庶人尚未有宗廟而哀世一切借為爭利口寔故曰禮之失也煩不違理竟而妄援之適足為豺虎鴟鵂取子者充先導耳今其辭曰大宗無絕祀之禮獨子無出繼之條夫副憲

子士本庶長也非宗也即副憲亦胡氏仲也非宗也士本以庶長繼禰何得比大宗士本死無後即士本同產之弟收其神主香火之士本之資產皆副憲之遺業也亦惟副憲之親子得受之即欲置後亦惟同產之弟主之亦惟同產弟之子繼之今謂士美之子不當繼而求他人子篡入為後不惟士美不肯即士本之靈亦必不饗謂副憲之子不得獨有副憲之資使眾人分之不惟士美不甘即副憲之靈亦必不樂夫後其人而使其鬼不饗不樂神怨神恫災害立至焉能保之凡人家父子兄

弟天合也自非大逆子弟不與父兄離今士美非弑父也非謀兄也胡為離之使子不得承其父之業弟不得守其兄之有而奪以與他人乎他人何功德于副憲與士本而必欲攜副憲士本之有以濫予之乎甚無謂也如謂士美一子不可出繼夫一子雖不可以兩父香火自無妨于多主今以侄子而香火其伯父正所謂諸父也諸子也此禮之常也何待出而後繼何必獨而後子乎且士美年方壯安知他日不蕃衍而今以獨子奪之他日多子必更求復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此胡氏之事

是非了然可見者也若以吾家事較之相似而夫不同所謂相似者副憲父子非大宗吾父子亦非大宗同也副憲之子繼禰吾子亦繼吾為禰非繼大宗同也所謂大不同者副憲死士美無制命之父故諸胡得而間之今吾尚在吾之子吾之後也其繼也惟吾其不繼也亦惟吾此大不同也副憲死士美兄弟析居十餘年而後士本死未亡人居守數年而後未亡人死若吾之子析居終逾月而長子千秋遽死寡媳不能一日安其室吾以千秋房產均給千石洪範命治其兄葬香火其神主

而汎掃其邱墓是千秋無子而有祀也無何次男千石
又死居一年寡媳亦死其貲藏什器蕩費罄盡無復一
絲一粟之存唯餘房產吾命洪範收之子承父業兄終
弟及天理人情也又誰待乎葬祭香火即洪範奉之洪
範之子孫世世勿替引之此吾裁酌已定生有成命死
有家秉吾之家事吾不處分而更待誰乎此吾與胡事
之尤不同者也使吾欲為置後必吾親子之子然後可
使吾無親子然後可別議今吾自有子在也其他非吾
子者焉得無故而黥干之如謂千秋長子不可以無繼

夫子無少長成其為父後者成其為子子先父死雖長
不成為後子不後父父反求為之後是亦不可已以乎
生不吾養死不吾喪既不能恢弘吾業又不能顯揚吾
生中道而棄予雖子猶非子也雖吾育之猶吾未育之
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又無功德可表又無爵蔭可襲
但令神主有託不至為餒鬼焉斯亦可矣如謂少宗不
可遽絕夫我在即我為繼別之小宗且未須繼也我死
則洪範即繼小宗之後今舍現在繼祖之父不宗而講
先死不為父後之宗舍現在繼父之子不使祀兄而別

求他人子以為之後此偏曲不通之論也禮唯繼太祖者百世不遷是為大宗自高祖以下五世遞遷即宗亦不稱大矣曾祖以下至于禰如我同父則伯兄為繼禰之小宗而我尚為庶我之子宗我；又小矣使我先父死繼亦可不繼亦可為其無闕于宗也有親兄弟為其無闕于繼也况我之子又不能後我者絕與不絕繼與不繼我初不介意而他人為我竊；然歟；然何為者哉亦可笑矣此我事與胡事之是非可以類推而互見者也客曰若是則子不為父後者勿繼可也而禮云無子

為置後又何也曰此為大夫世官無喪主者言也禮子喪則父為主吾在吾可主之兩子皆諸生未為大夫即無我而弟在亦可主之雖不置後未嘗無主也總之父在則子之兄若弟并統于父兄弟皆父之子也兄終弟繼皆父之業也有國有天下者每用此道而况士庶人乎弟奉其祖禰則無後之兄即可附食于祖禰之廟何必更置後而始祀哉蓋禮者人情耳非由人強也故有欲繼而不得者矣未有不欲繼而人迫之使繼者也亦有有志之士不肯為人後人強之後者矣未有其人不

納而乞哀于國人求篡入者也此于人情不甚相遠乎
蓋其貪人之財則不得不冒認他人以為父利人之產
則不得不甘居人後以為子此執鞭之士所羞為也故
今爭繼之子多矣而無繼之嗣亦多其爭繼者必其有
財有產者也其無繼者必其財產俱無者也為人後而
不得所後者之財必不肯為人後則後人者後其產也
非後其人也先王制禮本為仁厚之意時俗引禮專為
爭利之媒司世教者焉可不力為主持也客曰欲主持
將奈何曰貪夫為產而爭繼則主議者不當與之論繼

而但當與之論產彼心本欲產而借口于繼我不論產
而論繼則貪夫之計售矣今且不必問死者之後為彼
當繼與不當繼但先問死者之產為彼當得與不當得
當得則與之不當得必不與彼明知不當得而託于繼
我不論繼則貪夫之望絕矣客曰何產為當得何產謂
不當得曰如死者之產是死者生平劫奪其族人不義
而有之今死則諸族人得而攜之此謂之當得如死者
之產死者生平拮据經營昏作勞苦而置之今死則惟
死者親父兄子弟得收之他人安得而覬之此謂之不

當得今吾家之產非吾劫奪人而取之也又非吾兩子
自置也又非先世遞傳也皆吾孜孜汲汲修禮以耕之
陳藝以種之也以分三子而二長死其產猶吾之有也
吾自牧之命吾既併而守之誰曰不宜彼何人斯焉得
視為道旁之耜而採之視為無主人之鹿而逐之既交
構他人之兄弟因包藏門庭之隱禍立心奸險為鬼為
蜮一至于此故自古國家之害莫大于爭利而爭利之
害莫慘于謀繼援禮以飾奸而假仁以濟惡操戈入室
禦人取貨凡謀為人後者皆天下之貪夫忍人也得利

則舍其親父兄而甘為他人之子弟不得利則雖同產
之子不肯祀無後之兄弟同父之子不肯祀無後之伯
叔語云天下攘皆為利往故凡為人後者皆君子所
不齒也在記有之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
子路出延射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皆
不得入蓋去者半矣夫為人後而與敗軍之將亡國之
大夫比是比于亡命與俘虜也與亡命之俘虜比士君
子豈屑為之故士為人後必不得已而有父兄之命有
師保之言國人推戴之宗族鄉黨無間言而後可然而

季札子臧亦不屑就矣又况陰謀陷弑人以求之者乎是見惡于孔子者矣于是客起竦然怵惕欽容拜手而颺言曰洋：聖訓昭：簡編不蒙耳提誰惕斯言凡百君子佩此韋弦勿博黃口自矜我鷗勿欺衰老自謂我賢誰無父母甘作螟蛉如彼饕餮見利爭先如彼窮奇長惡不悛死灰可溺孤犢可憐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客遂退主人次第其語為客問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五

